

新義錄

術數 伎藝

第肆冊



90579

新義錄卷八十三目錄

術數類

句股始於周公

測天三家以外諸說

推背圖不足憑

孔明前知

羅隱前知

王陽明前知

術數在可知不可知之間

新義錄

卷八十三

目錄

凡信時日小數者無不破敗

鬼神弄人

夢亦難信

揚雄太元經非擬易

皇極經世書不盡出邵子

易林非焦延壽作

形家稱堪輿之訛

宅經非黃帝作

葬書非郭璞作



陽宅不足信

陰宅不足信

厝基緩葬之非

朱子懸棺葬

朱子信形家說

建除之名始見於六韜

楊公忌不足忌

星士禡算命之訛

算命不足信

新義錄

卷八十三

目錄

二

同年月日時生而吉凶不同

五月五日生而吉凶不同

十二生肖之說不一

金生水之義

相術不足憑

小人貌陋

新義錄卷八十三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術數類

句股始於周公

蠡勺編曰黃黎洲謂句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黎洲著有授時歷故測圜要義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歷世驚以為不傳之秘不知黎洲實開之也

測天三家以外諸說

新義錄

卷八十三

術數

一

隨園隨筆曰測天者宣夜渾天昕天三家人皆知之今用西洋法則亦渾天遺意也然三家外散見各家論天地有極奇者唐書太宗收骨利幹其地夜短煮羊脾未熟天即明元史沙彌國日入時其聲洶湧國人必擊金鼓以亂之否則小兒怖死土哈國日入不滿一時隨即出地宋戴五原云嘗登崆峒之巔見日光非從海出入也太陽之氣朝則聚聚極而圓明暮則散散盡而昏黑日聚日散人離日遠故誤以其散聚為穿地而過耳癸辛雜識云趙都統見海神黃衣赤眼以頭頂日而上日

漸高人漸小 本朝懷氏坤輿外紀云莫斯科國其地
夜長晝短冬至之時太陽出止二時而夜矣李氏臺灣
雜記云臺灣東有紅夷國中國商人某舟泊其地竟無
晝夜花木明秀商大喜以爲仙境乃畱三百人裹糧居
之隔年復至則山中黑如長夜人迹已絕取火照之見
碑上畱字云此國至秋而暮至春而旦以一年爲晝夜
也王方平云月至梁時已周圍減寸矣自開闢至唐虞
已減一寸郭守敬云古日舒長今日促每百年則短一
分孫太初云今日不如古日之熱邱長春云日不入地
猶之星辰亦不入地三光輕清故也七八月間河漢尤
顯日月東西出沒而河漢常在天周髀經算天至二百
四十八萬里而日月不照矣侯鯖錄言海中三日並出
者大魚之目也

推背圖不足憑

程史曰唐李淳風作推背圖

作者不知何許人託之淳風

五季之亂

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閉口張弓之讖吳越
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
符尤爲著明藝祖卽位始詔禁讖書然圖傳已數百年

新義錄

卷八十三

術數

二

民間多有藏本上乃命取舊本自己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僞間有存者亦不復驗矣

孔明前知

隋書史萬歲征甯南夷至南中見諸葛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倒其碑乃進軍破三十餘部遂勒石頌德蜀古蹟記曹彬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傾敗者

新義錄

卷十三

術數

三

折去之止畱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聽俄報中殿摧塌石碑出驚視之出土尺許石有刻字宛若新書乃孔明親題也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文祭之而去又明史成都東門外鎖江橋畔有迴瀾塔萬曆中布政余一龍所修崇禎十六年張獻忠破蜀後登塔見成都城池宮殿曰此不利於城命毀之修築將臺穿地取磚至四五丈得一石碑上有篆書云修塔余一龍折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連終川北

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漢建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後獻忠爲肅王射死乃知簫不用竹爲肅字也又宋史狄青破儂智高見孔明紀功碑云後有功在吾上者立石於右青果立之其石後爲雷霆所擊孔明歷歷前睹若此余按伊川稱邵堯夫云其心虛明自能前知孔明甯靜致遠無難逆睹然街亭之敗豈能知遠而不知近耶抑不敢逆天以預防耶竊念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此孔明之詞諸書所誌當屬後世術士附會耳

新義錄

卷之三

術數

四

羅隱前知

吾鄉稱前知者皆曰陸明先生題破蓋羅隱之訛也西湖游覽志云隱性傲睨探隱命物往往奇中故至今杭人稱前定不爽者猶云羅隱題破也夢溪筆談載錢鏐爲浙帥時宣州叛卒千餘人送款錢納之用爲腹心隱屢諫不聽杭州新治城堞樓櫓旣成浙帥率僚客觀之隱指郤敵樓佯爲不曉曰設此何爲帥曰君豈不知用以郤敵也隱謬云審如是宜合向裏帥大笑曰日本郤外敵奈何向裏曰據某所見正當向裏耳蓋指宣卒將爲

敵也後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使徐綰許再思挾宣卒
火青山鎮入攻中城賴有備綰等爭敗隱之題破此類

是也

按十國春秋世傳隱出語成識閩中書簡灘玉鬚峰皆留異迹又五代詩話引纂要云建德金雞石隱題云金雞不向五更啼不遂破裂有雞飛去

王陽明前知

香祖筆記曰康熙乙丑夏余游廬山宿開元寺觀陽明
先生石壁大書紀功碑末云嘉靖我邦國若前知世宗
入繼大統者按碧里雜存陽明既平田州之亂先是州
有巨石側臥江濱舊有童謠云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
田州甯岑猛惡之夜遣人平之明復如故先生定亂後

新義錄

卷十三

術數

五

其石卽平先生自往觀之洗剔苔蘚有古刻新建伯三
大字異之遂續加九字併刻於石云嘉靖歲戊子新建
伯王守仁又記先生習靜陽明洞預知明人朱白浦蔡
我齋入山事中庸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陽明其庶幾
乎

術數在可知不可知之間

隨園隨筆曰術數之學在可知不可知之間爲人謀或
驗爲己謀便不驗且一有私己之心便爲造物所忌漢
昭帝時眭孟奏公孫病已當立言驗而已以妖言誅哀

帝時夏賀良欽陳聖劉太平皇帝之讖而以不道誅後
言亦驗張竦以反支日不行爲賊所殺王匡以六甲窮
日不出兵爲鄧禹所敗東漢郎覬奏國家地震鮮卑當
入寇所言驗而已不肯與孫禮交乃爲所殺劉歆以名
應圖讖故叛莽不知劉秀乃光武欲待太白星出方起
兵應漢事洩死後太白果出魏王淩以熒惑守南斗當
有暴貴者母邱儉見彗星竟天以爲己祥遂皆舉兵不
知皆應在司馬氏晉孟觀以紫微不動故爲趙王倫守
河北不應齊王罔之兵致夷三族不知紫微所應乃元
新義錄

帝非趙王也郭曆號稱聖人呂光奉爲神師起兵時以
爲滅姚者晉故奔晉被殺不知滅姚者晉臣劉裕也索
靖知姑臧城南石地當起宮殿而不知己之被壓以卒
魏劉靈助反於固城占云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
氏不久當滅及事敗伏誅函首入定州果三月末而爾
朱氏亦竟滅孔熙先觀天文知宋文帝必不善終故謀
反伏誅後文帝乃爲元凶所弒知江州當出天子故立
彭城王義恭不知應在武陵王駿非彭城也梁武與張
宏談天文歷皆驗自知天命在己不知後有臺城之

厄又嘗登光顧亭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然卒納
侯景又任用臨賀王何郢劉養正以帝星在吳頭楚尾
故勸宸濠反不知應在嘉靖也梁武陵王紀起兵蜀星
士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西從之爲利申
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及至
明年則已東出紀乃敗誅魏師圍江陵城時梁元帝登
鳳凰閣歎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已而果然其他如
郭璞之銜刀被髮慕容紹宗之自投水中斛律羨之鎖
頸出城顏惡頭之自知厄在彭城王子年之自知爲人
新義錄

卷之三

術數

七

還債皆前知厭勝而卒無救善乎三國志趙達精術數
而不肯傳其書曰先人挾此術圖作帝王師乃三世不
過太史郎所謂藝成而下也昌黎臨終遺命曰陰陽吉
凶一無污我真乃達人

凡信時日小數者無不破敗

隨園隨筆曰王莽性好時日小數卒以破敗晉廢太子
適性拘小忌不許修牆動瓦卒被藥杵椎殺桓元臨敗
召諸道人推算爲壓勝法卒伏誅宋明帝尤信鬼神多
忌諱移牀治壁先祭土神改驕字爲邊瓜呼白門爲宣

陽門年三十四而崩以昭明太子之賢而以母丁貴嬪
葬地有不利長子之言爲歷勝法埋蠟鴛於墓側致爲
武帝猜疑慚懼而薨善乎元人就日錄曰大凡見理明
之人五行鬼神皆不能拘陶淵明亦曰癡人前不說夢
達人前不說命

鬼神弄人

隨園隨筆曰鬼神弄人如武帝時之神君孫權時之王
表皆明載史冊卒無補於國家其戲弄人而誘之敗者
東漢張滿讀讖文應己名姓故謀叛臨誅乃曰讖文誤
新義錄

卷八十三 術數

八

我張豐得石璽大喜自稱無上大將軍謀反事敗臨誅
猶指肘後璽不忍決捨晉天福年間張遇賢見太白山
神自稱崔浩爲之謀主破江淮數州有問必應忽神去
問之不應兵敗伏誅唐敬宗時染坊供人張詔卜卦當
升殿坐與火伴蘇元明對食乃作亂果升清思殿與元
明同食食畢捕者至伏誅宋吳曦見月中人舉鞭相揖
月中人答之以爲大貴遂謀反以誅明季崑山徐某作
亂鄉人不從乃卜於神以關帝廟鐵刀置水浮則起兵
刀一百二十斤以爲必沈也投之竟浮水面衆共驚駭

頃刻從者萬人亡何事敗一村皆誅

夢亦難信

隨園隨筆曰不特陰陽術數不可信也卽夢寐之事一信之便爲鬼神所弄如叔孫豹夢天壓己而得豎牛之禍趙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乃納吳娃卒至奪嫡餓死張敬兒因妻夢全體熱而謀反被誅梁武帝夢中原混一而次日納侯景之降竟以亡國漢武帝夢木人欲擊帝而枉殺皇后太子徐知誥夢吞金丹而次日方士獻藥服之以殂杭州沈濟之夢神謂曰汝後園有藏金一甕可往掘之沈問何處神曰但見草繩縛福字錢者是也次日往園果見錢繩福字宛然大喜掘至丈許杳無所得以此竟成狂易之疾宋史臧丙傳丙舊名愚夢父召丙立於庭指天曰老人星見矣仰視之果黃明而大喜以壽星出丙入丁故改名丙字夢壽及其死也壽止五十一柘城李少司空季子繼遷成進士司空及太夫人歿後繼遷患危疾夢太夫人教服參因以告醫醫

新義錄

卷全三

術數

九

曰參與病相犯不可服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求生非參不可我有參幾許在某處可用探之果

得服之夜半發狂死陸射山徵君夢尊人孝廉公曰吾
窀穸內爲水所浸甚苦皋亭山頂有地一區係某姓求
售盍往買而移葬吾神所依也訪之果合因以重值得
之及改舊穴了無水且暖氣如蒸悔已無及遷葬後徵
君日就困躓子孫流離

揚雄太元經非擬易

丹鉛雜錄曰孫明復謂揚子雲太元非準易乃明天人
終始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
也可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使子雲

新義錄

卷八十三

術數

十

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楊升庵好爲蜀人掩飾故言
之如此既曰疾莽何以又作
劇素美新耶謹按書目提要曰雄書本擬易而作以家
準卦以首準彖以贊準爻以測準象以文準文言以纏
瑩挽圖告準繫辭以數準說卦以衝準序卦
以錯準雜卦全仿周易古本經傳各自爲篇

皇極經世書不盡出邵子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皇極經世十二卷宋邵子撰據
晁說之所作李之才傳邵子數學本於之才之才本於
穆修修本於种放放本陳搏蓋其術本自道家而來其
書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起於帝堯甲辰至後
周顯德六年己未凡興亡治亂之蹟皆以卦象推之朱

子語錄嘗謂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又謂康節易看了都看別人的不得其推之甚自然語錄又謂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綁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與易自不相干又謂康節自是易外別傳是朱子於此書亦在然疑之間明何瑋議其天以日月星辰變爲寒暑晝夜地以水火土石變爲風雨露雷涉於牽強又議其乾不爲天而爲日離不爲日而爲星坤反爲水坎反爲土與伏羲之卦象大異至近時黃宗炎朱彝尊攻新義錄

卷八十三

術數

七

之尤力夫以邵子之占驗如神則此書似乎可信而此書之取象配數又往往實不可解據王湜易學所言則此書實不盡出邵子流傳旣久疑以傳疑可矣至所云學以人事爲大又云治生於亂亂生於治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則粹然儒者之言非術數家所能及矣

易林非焦延壽作

顧甯人曰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譔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

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
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
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甯元年曰火入井口陽芒生角
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
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
滅子嬰又曰大蛇當道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
也

左暄謂史記高祖本紀言劉季者非一則固漢人所常言也

沈文起曰後漢崔駰傳載其祖父篆著周易林六十四
篇用決吉凶多占驗晉李石續博物志曰篆著易林或
新義錄

卷之三

術數

七

曰卦林或曰象林王荆公許氏世譜曰後漢汝南許峻
者爲易林傳於世

梁曜北曰許周生言東觀漢記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
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卦穴
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乃周易
卦林獻王在永平時已用爲占則亦非東漢人所爲或
後來有所屬入耳

左春谷曰按許曼傳曼祖父峻亦著易林崔篆易林不
可考峻所著易林范氏以爲至今行於世則後世所傳

易林當卽峻書而人誤以爲焦延壽也

形家稱堪輿之訛 附論稱形家亦誤

隨園隨筆曰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似造圖宅書者之所爲按揚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註云堪輿天地總名也又引淮南子許慎註曰堪天道輿地道周禮疏引堪輿經黃帝問天老事似言歷象之書史記日者傳以堪輿爲占家之一是堪輿非形家言也今稱看地理者曰堪輿誤矣 按漢志有宮宅地形二宅相地者爲形家其名稍近然形法所列兼相人相物非相宅相地之專名則稱爲形家亦屬假借故書目提要祇題曰相宅相墓蓋用隋志之文從其質也

新義錄

卷八十三

術數

七

宅經非黃帝作

書目提要曰宅經二卷舊本題曰黃帝宅經按漢志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則相宅之書較相墓爲古然隋志有宅吉凶論三卷相宅圖八卷舊唐志有五姓宅經二卷皆不云出黃帝是書蓋依託也考書中稱黃帝二宅經及淮南子李淳風呂才等宅經二十有九種則作書時本不僞稱黃帝特方技之流欲神其說詭題黃帝作耳

葬書非郭璞作

書目提要曰葬書一卷舊本題晉郭璞撰按葬地之說莫知由來周官冢人墓大夫之職皆稱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擇地之明證漢書藝文志形法家始以宮宅地形與相人相物之書並列則其術自漢始萌然尚未專言葬法也後漢書袁安傳載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當世爲上公安從之故累世貴盛是其術盛傳於東漢以後其特以是擅名者則璞爲最著考璞本傳載璞從河東郭公受青囊中書九卷遂洞天文

新義錄

卷之三

術數

十四

五行卜筮之術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爲火所焚不言其嘗著葬書宋志始載有璞葬書一卷是其書自宋始出其後方技之家競相粉飾遂有二十篇之多蔡元定刪去十二篇存其八篇然書中詞意簡質猶術士通文義者所作必以爲出自璞手則無可徵信或世見璞葬母暨陽卒遠水患故以是書歸之歟其中遺體受蔭之說使後世惑於禍福或稽留而不葬或遷徙而不恆已深爲通儒所闢然如乘生氣一言其義頗精又所云葬者原其起乘其止乘風則散界水則止諸條亦多明

白簡當後世言地學者皆以璞爲鼻祖故書雖依託終不得而廢也

陽宅不足信

隨園隨筆曰言宅經者不始於五姓史記韓昭侯作高門屈宜白曰昭君不出此門矣吾所謂時非時日也果高門成而韓侯卒自此說興踵其後者漢哀帝疾匈奴來朝嫌其從上游來故以太歲厭勝之道館之上林王莽以王后年十四有子孫瑞故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曹完碑河平元年曹君閔縉紳之途不濟

新義錄

卷之三

術數

五

開南寺門承望華嶽卒使學者李儒等獲人爵之榮漢書來歷傳皇帝數幸乳母王聖舍太子府監邴吉以犯土禁不可久御此皆陽宅拘忌之始不知陰陽家西不益宅而王充以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漢書司隸校尉趙興每入官舍移改穿築故犯妖禁而爵祿益豐朱書孔靖守吳興項羽不敢與之爭室梁書蕭琛遷憤王廟憤王不敢作祟善乎孟嘗君曰文受命於天不受命於戶嵇康宅無吉凶論曰設三公之宅而命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王符潛夫論曰同一宮也成康居之

興幽厲居之衰此數言最爲明決或云陽宅不可不慎南史載南朝丁奉宅居之者孫皓敗蘇峻敗司馬修之敗王僧綽被殺不知孫皓蘇峻雖不居此宅有不敗者乎王僧綽殺身成仁雖凶亦吉也

陰宅不足信

隨園隨筆曰言葬經者不始於郭璞史記樛里子言後世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漢書劉向奏王氏墳在濟南者樹皆交柯連葉上高出屋有立石起柳之象袁安傳書生指某地曰葬後世出三公孫鍾遇三少年乞瓜爲

新義錄

卷之三

術數

六

爲指葬地三國志管輅過母邱儉墳曰白虎銜屍朱雀悲哭孫堅祖墳有五色雲曼延數里此言陰宅風水之始呂才駁之司馬溫公駁之最爲明快若伊川之駁葬經言培其本根而枝葉自盛此非駁之乃助之也世之父母肥而子孫瘦父母壽而子孫夭者多矣在生之根本尚無補於枝葉況死後乎漢廷尉吳融以人所封之地葬母人皆言必滅族而子孫貴盛見後漢書隋文帝曰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我不當爲天子若云吉弟不當戰死見隋書朱文潞公穿溲渠司天者言不利時仁宗

病後改築潞公卽命司天者往乃更言前穿無害恐將來有不利則改者受罪故耳見羅氏識遺源乾曜得張說門左之地村夫爲之卜葬俚斗爲之書碑而安師知其必貴見新唐書黃巢李自成之敗俱以掘其祖墳故也乃唐高祖起兵亦被長安留守盡發其祖墳而依然無恙宋明帝惡蕭道成墓有五色雲氣暗遣人以鐵釘長五六尺者釘墓四維以爲壓勝而卒無驗郭子儀祖墳爲魚朝恩所發而子儀七子八壻貴顯朝廷蔡京酷嗜風水葬其父於杭之臨平以錢塘江爲水秦望山爲新義錄

卷之三

術數

七

案似乎大吉矣而全家灰滅風水之不驗班班可考人猶惑溺不醒何也

厝基緩葬之非

兩般秋雨盦隨筆曰杭人緩葬之弊昔人以爲起於南宋謂欲返骨汴梁故設爲權厝之計而實不盡然緩葬者惑於風水之說也司馬溫公著葬論其略云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夫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者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又張孝先親喪

不可久停說云古者三月而葬謂死者入土爲安非爲子孫之福蔭也近世惑風水之說有停至數年數十年者水火盜賊皆足爲慮而彼漠然弗恤也余嘗作緩葬說云杭人之死其親以卜風水者居多而杭人之世其家以長富貴者絕少人亦可憬然悟其所自而幡然改其所爲矣或曰擇地之說富家有之編氓筆戶何亦浮攢淺厝之累累也曰是亦富家害之也富家挾重資以求善地而地蛇山蠹百出其術以相欺遂使尺土寸田槁壤珍如拱璧彼貧戶者其有買山之資耶然則富家

新義錄

卷八十三

術數

六

者自處於忍人逆子之數而絕人以仁人孝子之路者也鄉之善人有集腋以營義塚者彼富家且喜色而捐資焉是亦知死者之以入土爲安也而獨於其父母則異之豈不曰吾將有待耶人生百年壽無金石汝待時時不待汝汝子汝孫幸而賢幹汝蠱不幸而不賢行敗汝家向之權厝於低垣淺屋中者假而暴露榛莽矣假而蹂躪狐兔矣假而受劫水火刀兵矣人但知慎重之謀長而不知遷延之禍烈也吁可畏哉

癸辛雜誌姚子敬云停父母之

喪久而不葬者則其子孫每歲縮小近見錢達可自修二子之事皆然比其異也

朱子懸棺葬

癸辛雜誌曰孔應得云宋晦庵之葬用懸棺法術家云斯文不墜可謂好奇

朱子信形家說

警靈箴說朱子與張體仁談風水曰如是為劬山如是為鞞山陳季陸笑曰古未有百官已有許多山了

趙甌北曰郭璞葬書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嘗去其十之一而朱子亦尊信之以為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為驗

建除之名始見於六韜

日知錄曰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見於太公六韜云開

新義錄

卷之三

術數

尤

牙門常背建向破越絕書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淮南子天文訓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午為定未為執申為破酉為危戌為成亥為收子為開丑為閉漢書王莽傳十一月壬子直建戊辰值定蓋是戰國後語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陸學博曰抱朴子開除日則十二字輪直自古有之亦月與日相直也解縉封事言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然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書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

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楊公忌不足忌

宋楊救貧習堪輿術其說一年有十三日禁忌

正月十三為始

每月皆隔前一日惟七月為初一二十九兩日

名楊公忌然其日多賢哲誕生

如孔子及孟嘗東坡之流今用其日者亦未嘗蒙害

星士稱算命之訛

隨園隨筆曰漢書律厯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顏註逸書也言王者先立算以命百事也今以星士為算命誤矣

新義錄

卷十三

術數

辛

算命不足信

隨園隨筆曰古人但用支干月日而不用時呂氏祿命篇李虛中等法俱不用時亦本洪範篇周禮馮相氏之例耳史記孤虛之術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徐陵集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小弁詩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箋辰者六物之吉凶左氏晉侯問伯瑕何謂六物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服虔以為歲星之辰在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蔡邕九惟曰天之生我星宿直貧六極之兀獨遭斯勤此皆今日算命合五星之始也臨

孝恭有祿命書陶貞白有三命抄略富鄭公避申酉祿絕之運而六十致政王安石避午上祿敗之運而五十六致仕蘇子容避丙戌火庫祿衰而七十致仕蓋惑於是說賢者不免呂才駁云始皇法無奴婢而得天下魯莊法當醜陋而美貌多才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未必皆逢六合宋費補之梁溪漫志駁云一時生一人一日祇生十二人以一歲計之祇生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八人亦止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命而已今一郡戶口不下

新義錄

卷八十三

術數

三

數百萬則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多矣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哉樵書云草木瓦礫皆有一定之命有槐子落地出芽日者算之當如王者受萬人禮拜壽至千年而終後果塑爲佛像香火甚盛至期被焚又洛陽李叟與明太祖同八字帝召見問何業曰老民養蜜蜂十三窠以之度日太祖曰此似我食十三省布政司稅也此亦附會之說余意大撓作甲子原不過標題名數甲乙子丑猶云一二三四也並無意義有何生剋配合之說或曰人亦無姓名今派之姓某名某則呼之卽應支干水火

理亦宜然余駁之曰人靈物也故呼之卽應若草木禽獸派以姓名不能呼之卽應也況支干之本屬虛無者乎韓昌黎作李虛中墓志極言其推人年壽了無一失何以不知己身之壽命而服金石以速死也楊慈湖譏眞西山云希元有志聖賢而好算命終竟名利之心未斷如何入道宋洪彥升奏禁天下士大夫談命佞佛劫郭天信以談命進用金世宗大定三年詔三品以上除嫁娶修造安葬外不許推算相命違者革職徒三年其時防禦使曹貴李芳俱以妄談命陷罪

新義錄

卷八十三

術數

三

張南山曰推年月日始於唐之李虛中推年月日時始於宋之徐子平夫言命以干支爲憑亦思干支何自昉乎昉於唐堯之元載通鑑前編本經世歷定爲甲辰竹書紀年則以爲丙子路史則以爲戊寅山堂考索則以爲癸未是則今所據之干支其爲此干支與否尚未可知也而謂人之命在是噫其惑也

同年月日時生而吉凶不同

陔餘叢考曰子平家以人命推算休咎固是一術然兩人同年月日時則其吉凶當符合矣乃竟有絕殊者漢

書盧縮與高祖同日生而一爲帝一爲亡虜宋人小說載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王有一大遷除則軍校必有一大責罰有小遷轉亦必有一小譴訶洛中士人張起宗與文潞公同年月日時見潞公軒騶過歎曰同丙午生相懸如此一日者推之良久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兩人當並案而食者九月後潞公入洛游會節園聞園側有訓徒者則張也一見大喜遂日日並案而食將及九月公去洛而張之蹤迹疏矣又蔡京乃丁亥壬寅壬辰辛亥有都人鄭某者世以黛粉爲業生子與京同八字謂且必貴遂恣其所爲年十八忽騎馬溺死可見星命之不足憑也然如軍校之與韓王遷除責罰節次相應則又何故夷堅志莆田士人黃裳與友戴松同年月日時生有推命者曰二命大略相似但黃君是正寅時戴君得寅氣淺當是丑末其發必在後旣而戴但預薦年不滿五十不第而卒黃入太學始晚奏名然以病求岳祠歸雖登科食祿與戴不同然一紀殘廢與死爲鄰所去亦無幾也此則境遇之相似者七修類稿謂沈石田與同郡盧知縣鍾年月日時皆同

新義錄

卷之三

術數

七

而仕隱不同又杭州吳參議鼎與徐副憲之子應祥亦同年月日時吳旣貴子亦登科而應祥皆無之王阮亭又記沈石田干支八字與明英宗同而貴賤相懸若此意或時刻前後之不同也

五月五日生而吉凶不同

陔餘叢考曰世以五月五日生子爲不祥自戰國時已有此忌史記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舉母私舉之文旣長問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戶損父文曰何不高其戶誰能至耶世說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母藏之葫蘆投於河有人收養之及長有盛名父母又欲取之廣以爲背其所養則忘恩而無所歸乃託葫蘆所生姓胡名廣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月五日生父欲不舉其叔曰田文以此日生非不祥也乃舉之宋書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以爲此兒必興吾家乃名之曰鎮惡後果爲名將唐書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太史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采日中文明之盛也果以文名又宋史趙元昊以五月五日生後嗣位日以强大此皆俗忌之見於史傳而卒不驗者也

新義錄

卷八十三

術數

語

錄云號州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征遼左相去萬里母思其音信公晨往至暮持書

而回然亦有時而驗者北史北齊南陽王綽以五月

五日辰時生後主緯以是日午時生後綽爲韓長鸞所

譖縊死緯亡國後入周賜死綽死百餘日顏色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

癸辛雜識謂屈原以五月五日生投汨羅江而死近世

翁應龍亦五月五日生後被刑湧幢小品謂宋徽宗五

月五日生改天宵節於十月十日終有五國城之厄遼

懿德皇后五月五日生改坤宵節於十二月後亦以十

香詞被乙辛譖死豈惡月之說果有驗也

新義錄

卷之三

術數

壹

十二生肖之說不一

陔餘叢考曰曾三異同話錄云十二辰屬子午卯酉丑其屬體皆有虧如鼠無膽雞無腎馬無角牛無齒兔無唇之類惟三物配附不合洪冀暘谷漫錄云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猪十二相屬前輩未明其所以取義者曩見家璩公選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以相屬之奇數爲名鼠虎龍猴狗俱五指馬則單蹠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爲名牛羊雞猪俱四爪兔兩爪蛇兩舌也王鏊之

論則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惟子午卯酉則三宿而各有所象女士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瑜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昂日雞畢月鳥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井水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於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耶瑛則謂地支在下各取物之足爪於陰陽上分之如

新義錄

卷之三

術數

美

子雖屬陽上四刻乃昨夜之陰下四刻乃今日之陽鼠前足四爪後足五爪也丑屬陰牛蹠分寅屬陽虎五爪也卯屬陰兔缺唇且四爪也辰屬陽龍五爪也巳屬陰蛇舌分且無足也午屬陽馬蹠圓未屬陰羊蹠分也申猴五爪酉雞四爪戌犬五爪亥猪分蹠子爲陰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迹也午爲陽極顯明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也丑爲陰俯而慈愛生焉以牛配之牛有舐犢未爲陽仰而秉禮行焉以羊配之羊有跪乳寅爲三陽之勝則暴虎性暴也申爲三陰之勝則黠猴性黠也

日生東而有西酉之雞月生西而有東卯之兔此陰陽
交感之義也辰巳陽起而動作龍爲盛蛇次之故龍蛇
配焉戌亥陰歛而潛寂狗司夜豕鎮靜故狗猪配焉是
數說者雖各有詮解然皆未免穿鑿惟整論稍優然朱
子已嘗有此說而謂以二十八宿之象配之惟龍與牛
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
應在南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然則王鏊之論亦未爲
的也王應麟亦引月令正義所云雞爲木羊爲火牛爲
土犬爲金豕爲水者以爲揆之十二辰之五行益不相
合是則十二辰之說紛紛不定從未有推明其所以然
者竊以爲此本無甚意義古人但取以紀年月而已陸
深春風堂隨筆謂本起於北俗此說較爲得之唐書點
戛斯國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宋史吐蕃
傳仁宗遣劉渙使其國厮囉延使者勞問具道舊事亦
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輟耕錄記邱處機
奏元太祖疏云龍兒年三月日奏云云顧甯人山東考
古錄亦載泰山有元碑二通一泰定鼠兒年一至正猴
兒年此其明證也蓋北俗初無所謂子丑寅卯之十二

新義錄

卷之三

術數

七

辰但以鼠牛虎兔之類分紀歲時浸尋流傳於中國遂相沿不廢耳

王應麟以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爲午馬之證季冬出土牛爲丑牛之證余謂此不過

因一二偶合而附會之若古已有是則子鼠寅虎之類何以經書中絕不經見王充論衡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寅木其禽虎也戌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其禽豕也巳火其禽蛇也子亦水其禽鼠也午亦火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許慎說文亦云巳爲蛇取象也管輅別傳亦云蛇者協辰巳之位是後漢時其說始行漢以前則未有言及者故吾謂起於北俗至漢時呼韓邪款塞元周達觀眞入居五原與齊民相雜遂流傳入中國耳臘風土記謂其俗十二生肖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爲卜賽呼雞之聲爲欒呼猪之聲爲眞盧

新義錄

卷八十三

術數

庚

呼牛爲箇之類是也然則不特起於北俗沿於中國且通行於海南諸番矣

金生水之義

堅瓠集曰五行之生皆有至理惟金生水爲難明草木子曰金者石中之精液水出石中故曰金生水素問樞式曰水自西而東流西金位也故曰金生水郎仁寶曰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星爲氣之精石爲氣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爲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爲雨

下之徵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爲主故
五行之序以金爲首也

相術不足憑

隨園隨筆曰相術最古左氏穀也豐下一語爲相法權

與按黃帝素問論人之五態當爲相術之始荀子非之厯言堯長舜短禹跳

湯偏以駁之余嘗笑荀子必醜王充所謂天晏暘者夜

星燦爛人性文者掌文藻炳亦至理也然聖狂吉凶亦

亦多無定舜重瞳項羽亦重瞳李後主亦重瞳按劉子重

瞳而回貧且天王莽傳莽重瞳子莽以逆誅北史隋魚
俱羅日有重瞳爲煬帝所忌斬東都市涼州記呂光目

新義錄

卷之三

術數

完

重瞳子而國不永年梁書沈約在日重瞳五代史梁康

王友效目重瞳子而皆不善終或云舜日重瞳上下生
項羽重瞳左右生又南唐李後主乃一日重瞳建州老

僧車嵩兩日重瞳內臣李義聞之強爲推戴旣而爲義
所殺劉備手垂過膝而與蜀王衍手垂過膝而敗北史之

劉元進南齊之王元初皆手垂過膝而謀反伏誅按雞肋晉

武帝後周太祖陳武帝宣帝前趙劉曜秦苻堅後秦姚
萇南燕慕容垂五代南漢劉龔南史陳柳皇后皆手垂

過膝惟北魏祖昇等手垂下膝以王莽時甄尋手文有
誅死又劉備王衍皆自顧其耳

天子二字被誅晉陳續女有文在其足曰爲天子母四

字炙之愈明卒不驗王和女足下有七星自稱當母天

下卒被誅按玉堂閒話晉太常卿程邈足下有龜文相者曰君終有沈溺之厄後果然李固傳曰固

足履龜文而位至三公卒無水害同事而異

南史庾翼

應也又偃曝談餘黃巢足有黃巢二字亦奇

相貌魁悟人稱當爲方伯而卒以餓死褚蘊面角尖危

縱理入口而衣祿頗豐

官至水軍都督

其有驗而不驗者薄姬

在魏王豹宮中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心喜背漢反而

不知姬投漢宮乃生文帝唐李錡據潤州有相者言丹

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乃納爲妾不知敗後投於掖庭

得幸憲宗竟生宣宗李守正爲河中節度使相者聞其

子婦符氏聲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正喜遂以反誅而不

知符氏乃柴世宗皇后也豈姑布子卿之術又未可以

新義錄

卷十三

術數

三

皮相耶

小人貌陋

袁簡齋謂小人貌陋如豎牛深目而猥喙越椒蠹目而

豺聲之類史傳頗多竊謂簡齋性至通亦爲是言耶如

引王莽頭禿不知孫叔敖之突禿高肇身曲不知周公

之背僕侯景腳跛而神禹足跳諸葛殷風疽遍體而成

湯半體鄭注不能遠視而周武王爲望羊眼李元平渺

小無鬚而伊尹無鬚眉孔子亦無鬚眉殷仲堪缺唇而

補唇先生爲唐末名士祖珙目盲而獨眼龍爲唐末一

人侯思止口吃而韓非司馬相如周昌揚雄魯恭王魏
明帝鄧艾孔覲並皆口吃不皆爲小人也王性之默記
云晏元獻知貢舉有一舉人一日眊瘦弱少年卽歐陽
文忠公也按蘇子由上韓太尉書云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則默記之說尚不足信阮葵生客茶餘話云張京江身軀短小而一足跛昔太史公論留侯之貌不稱其志氣吾讀二公之文亦云

新義錄

卷之三

術數

圭

新義錄卷八十三終

新義錄卷八十四目錄

伎藝類

黃帝素問之僞

神農本草之僞

張仲景傷寒論之疑

脈訣失傳

痘疹始於漢

葉天士逸事最多

醫生稱郎中始於宋

新義錄

卷八十四

目錄

醫不三世非祖孫相承之謂

畫不始於封膜

仙畫之僞

作土木神像匠稱處士

裱畫原始

莊子善論畫

公輸子善畫

諸葛武侯父子並善畫

楊修亦有誤筆成蠅事

王羲之父子亦善畫

蛟蜺圖非滕王元嬰作

清明上河圖作於宣政間之誤

宋徽宗并不善畫

宋徽宗并不知畫

朱子亦善畫

姚洙詆文徵明爲畫匠之誣

亡國之君多工畫

麻面見於正史 以下補

新義錄

卷八十四

目錄

古人以痘爲熱病

麻面號天黥

太素脈

新義錄卷八十四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伎藝類

黃帝素問之偽

古今偽書考曰漢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隋志始有黃

帝素問九卷靈樞經九卷當內經十八卷實附會也

按合

靈樞素問十八篇以當內經見於晉皇甫謐

甲乙經序隋志所載黃帝素問祇八卷耳

故後人於

素問係以內經者非是或後人得內經而衍其說為素

問亦未可知

按漢志無素問之名後漢張仲景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

素問之名入

新義錄

卷八十四

伎藝

一

難卒曉予按漢志陰陽家有黃帝泰素此必取此素字

又以與岐伯問故曰素問也其書後世宗之以為醫家

之祖然其言實多穿鑿至以為黃帝與岐伯對問益屬

荒誕無論隋志之素問即漢志所載之內外經並依託

也他如神農軒轅風后力牧之屬盡然豈真有其書乎

或謂此書有失侯失王之語秦滅六國漢諸侯王國除

始有失侯失王者予按其中言黔首又藏氣發時日夜

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日日暎曰下晡不言十二支

古不以地當是秦人作又有言歲甲子

古不以甲子紀年

言寅

時則又漢後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論也

神農本草之僞

古今僞書考曰神農本草漢志無核漢平帝紀詔天下舉知方術本草者本草之名始見於此梁錄載神農本草經三卷隋志因之書中有後漢郡縣人名以爲東漢

人作也其後時代日增今並雜爲一不可致詰也

昔日提要

謂書中所稱久服輕身延年之類率方土之說不足盡信徐大椿謂藥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說亦通

陔餘叢考曰醫家本草歷代所增各自爲書今合而爲

新義錄

卷八十四

伎藝

二

一非古本也唐書方伎傳云班固漢書惟載黃帝內外經而無本草至齊七錄始有之世謂神農嘗藥時尚無文字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之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疑張仲景華陀等竄記其語也是本草原書乃始於後漢至唐初尚有其本方伎傳又云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華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陶宏景合而錄之謂之別錄是宏景所輯者名曰別錄也于志甯李勣等修本草並圖各五十四篇謂宏景以神農經及諸家別錄註之江南偏方不能周知

藥石其謬誤至四百餘種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太宗日本草別錄何爲而二是志霄等所修本草與別錄尚爲二書也陳藏器所著則又名本草拾遺謂人肉能治羸疾故民間有割股之事今本草內有人肉是藏器所增也宋以後則合諸書並爲一部而總名之曰本草明李時珍又著本草綱目一書益詳備矣按時珍傳醫家本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所增亦如之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

新義錄

卷八四

伎藝

三

五十八種至時珍著本草綱目又增三百七十四種

張仲景傷寒論之疑

古今僞書考曰傷寒論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此書本爲醫家經方之祖然駁雜不倫往往難辨讀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鄉錢曉城謂此書爲王叔和參以己說故真僞間雜致使千載蒙晦著有醫學辨謬一書分別仲景書之真僞兼論醫家源流雖議論不無過高使世俗驚駭然理自不可易誠爲醫家獨開生面者也

校素問難

經皆有論無方其有論有方者自傷寒論始

脈訣失傳

同年程麗芬方伯精岐黃術每遇危症無不起死回生其診脈部位與人不同嘗問其故答曰晉王叔和脈經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寸口是確指寸口在高骨以下寸後尺前爲關與難經云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及千金方云寸口處有高骨關尺由是而卻取焉此診家正法眼藏也均無以高骨爲關之說自高陽生脈訣誤以高骨爲關千古脈學遂因之而晦矣

痘疹始於漢

新義錄

卷八十四

伎藝

四

隨園隨筆曰今世痘疹李時珍以爲始於馬伏波征武夷蠻染此疾歸名曰虜瘡不名痘也其種痘始於宋眞宗朝王旦文苑英華莆田黃滔陳先生集序云陳黯幼能詩年十三袖詩見清源牧時面痘新愈牧戲曰汝藻才而花貌胡不詠之黯應聲曰玳瑁應難配斑犀定不加天憐未端整滿面與裝花此尚詠豆痂非面麻也舊有新婚辭云高捲珠簾明點燭請教菩薩看麻胡近又有人句云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何故亂加圈則竟詠面麻矣

洪北江謂唐以前無有犯痘疹而麻者蓋天地之氣薄而人之嗜欲益煩五齊六和皆醞釀雨露日月之精華以成氣薄者不能勝也於是一人之身先天後天皆預儲其病以待而後發有不發者特千百中之一二耳此論最爲精確李時珍謂始於東漢何以漢至唐代名醫著書未有言及者乎

葉天士逸事最多

浪跡叢談曰雍乾間吳縣葉天士名桂以醫名於時自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證卽往執

新義錄

卷八十四

伎藝

五

弟子禮旣得其術輒棄去生平不事著述今惟存臨證指南醫案十卷亦其門人取其方藥治驗分門別類集爲一書附以論斷非盡天士本意也世稱天士爲天醫星亦非真有確據相傳江西張真人過吳中遭疾幾殆服天士方得蘇甚德之而籌所以厚報天士密語之曰公果厚我不必以財物相加惟於某日某時過萬年橋稍一停輿謂讓橋下天醫星過去真人許之而是日是時天士小舟適從橋下過去城內外遂喧傳天士爲天醫星矣天士宿學虛心爲一時之冠其老母病熱而脈

伏甚似寒證天士審證立方其難其慎中夜獨步中庭搔首自言曰若是他人母定用白虎湯其鄰叟亦行醫者竊聞之次早到門獻技用白虎湯一劑而愈其名頓起而不知其卽出於天士也一日徒步自外歸驟雨道壞有村夫素識天士負以渡水天士語之曰汝明年是日當病死及今治尚可活村夫不之信屆期瘍生於頭鼻至天士門求治與金遣之曰不能過明日酉刻矣已而果然又嘗肩輿行鄉村間適有採桑少婦天士令輿夫往摟抱之桑婦大怒詈其夫亦扭輿夫毆打天士從旁解之曰此婦痘疹已在皮膜間因火盛閉不能出此我設法激其一怒今夜可遽發否則殆矣已亦果然有木瀆富家兒病痘閉念非天士莫能救然距城遠恐不肯來聞其好鬪蟋蟀乃購蟋蟀十盆賄天士所厚者誘以來出見求治天士初不視所厚者曰君能治兒則蟋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具新潔大桌十餘裸兒臥於上以手展轉之桌熱卽易如是殆徧至夜痘怒發得不死有外孫甫一齡痘閉不出抱歸求治天士難之女憤甚以頭撞曰父素謂痘無死證今外孫獨不得活乎請先

兒死卽持剪刀欲自刺天士不得已俛思良久裸兒鍵置空屋中自出外與博徒戲女欲視兒則門不可開遣使數輩促父歸博方酣不聽女哭欲死至夜深歸啟視則兒痘徧體粒粒如珠蓋空屋多蚊借其嗜膚以發也鄰婦難產數日夜他醫業立方矣其夫持問天士爲加梧桐葉卽下其後他醫皆效之天士笑曰吾用桐葉以是日立秋故耳過此何益其因時制宜之巧如此以醫致富然性好嬉戲嬾出門人病瀕危亟請不時往由是獲謗然往輒奏奇效故謗不能掩其名以高壽終

新義錄

卷八十四

伎藝

七

醫生稱郎中始於宋

咳餘叢考曰醫生之稱郎中起於宋時夷堅志鄱醫趙珪本上官彥成之隸粗得其術人稱爲趙三郎中又劉師道業醫有婦人託爲魏師成之妻求其療夫疾劉初不知魏已死也至則魏伸手求診脈覺骨節堅冷如木石婦忽笑曰劉郎中細審此病不可醫也劉曰娘子拉我來何忽如此婦曰郎中試看俄化爲狐去又信州吏毛遂病爲劉醫誤用藥致死忽復活曰是那個郎中主張劉方喜以爲己功應曰是我毛曰今後須仔細我病

本不至死爲汝以藥殺我我今祇在鬼門關候汝耳言訖而死劉亦繼沒此醫生稱郎中之明證也又北俗稱夫亦見夷堅志所謂京師醫家稱爲張二大夫者是也

醫不三世非祖孫相承之謂

浪跡叢談曰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俗解以父子相承三世爲言按註疏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問脈訣脈訣可以察證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去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醫舊註甚明若必云三世相承然後可服

新義錄

卷之四

伎藝

八

其藥將祖父二世行醫終無服其藥者矣且歷考古近名醫並未聞有三世相承者知俗解之不可據也

畫不始於封媼

穆天子傳封媼作畫說文畫媼舜妹也畫塵謂媼脫舜於瞽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畫祖按舜妹名敷首不名媼惟黃帝元配媼祖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史載黃帝爲元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畫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則或者媼祖作畫佐黃帝垂衣裳之治後人訛以爲舜妹又折媼祖二字

以爲媒作畫祖歟今考世本云史皇作圖宋忠曰圖謂畫物象雲笈七籤云史皇黃帝臣與倉頡同時則史皇非倉頡矣按張說云嘗見太宗寫真圖忠王雅類聖祖則寫真始於唐隋志載甄權撰錄錄壽圖益子昭三星拱壽圖又有八仙慶壽圖皆在明時

仙畫之偽

江南徐諤得畫牛晝齧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示羣臣俱無知之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

新義錄

卷八十四

伎藝

九

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

而夜晦說見清波雜志

浪跡叢談曰贊寧之說恐一時取辨應對俊林機要云用大

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墨欲日見者於日下晝欲夜見者於月下晝此說似尚近理然珠淚恐亦難得此事究未親試不敢遽信也古今祕苑亦有二條一法用螢火百枚

雲母石二錢研末用筆調搽畫上畫星斗像每搽一次

晚間可一月有光搽十二次則一年有光一法用老鷲

胆一個明礬一錢爲末和勻胆內待陰乾磨水寫畫紙

上陰天見晴天不見影據是三說則知古人所稱懸魚

畫鷹之異或亦類此而祕其術歟

作土木神像匠稱處士

霧海隨筆曰雕塼神像之工稱處士莫知所始以爲華山陳搏者非也神像自古有之搏亦無雕塼及召神事惟處士之名始於太公史記齊世家曰呂尚處士隱海濱按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天大陰寒雨雪十餘日甲子朝五車騎至王門之外欲謁武王武王曰神各有名乎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名元冥東海名句芒西海名蓐收河伯名馮修使謁者各以名召之神皆警而見武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商立周謹來受命

新義錄

卷八十四

伎藝

十

各奉其使武王曰予歲時亦無廢禮焉又史記封禪書秦始皇行禮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將自古有之太公以來作之云是今俗稱雕塼之工謂神聽處士語者蓋比之太公也

按此說亦傳會

裱畫原始

古畫多直有長八尺者橫披始於米元章見洞天清錄正字通云凡畫連輟裝潢方闊者俗呼冊葉是冊頁始於明也考槃餘事云高齋精舍宜挂單條是單條始於宋也妮古錄云凡書畫裝潢之佳自范曄始是裝潢始

於六朝也

莊子善論畫

莊子外篇曰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價值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公輸子善畫

風俗通義引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見蠡曰見汝形蠡邇出頭般以足畫圖之又水經注云舊有村留神像此

新義錄

卷八十四

伎藝

七

神嘗與魯般語班令其人出村留曰我貌猶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日出頭見我村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腳畫地村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

諸葛武侯父子並善畫

華陽國志云諸葛亮爲南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臣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遠行安郵又畫夷牽羊負酒齎金寶詣之以賜夷夷甚重之宣和畫譜謂諸葛亮善畫當卽本此又蜀志諸葛瞻

傳云瞻工書畫瞻武侯之子也

楊脩亦有誤筆成蠅事

張勃吳錄載曹不興爲吳大帝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以作蠅此人所知也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楊脩與魏太祖畫扇誤點成蠅此事人鮮知者按名畫記又載脩有西京圖嚴君平像吳季札像傳於代是德祖本以畫名矣何以陳志裴注皆不之及耶

王羲之父子亦善畫

歷代名畫記王逸少書旣爲古今之冠丹青亦妙有雜

新義錄

卷八十四

伎藝

三

獸圖臨鏡自寫真圖扇上畫小人物傳於前代又王平南集載王廙畫孔子十弟子贊云余兄子羲之始年十六學藝之外書畫過目便能就余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十弟子圖以勵之是逸少弁善畫矣晉書載獻之善丹青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駝犍牛甚妙名畫錄云大令渥注馬圖一卷白麻紙風神超越米芾畫史云獻之畫符及神一卷咒小字五斗米道也此子敬善畫之證

蛟蝶圖非滕王元嬰作

六一詩話曰王建禁中詩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
蛟蝶圖滕王元嬰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
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蛟蝶也又畫斷云工於蛟蝶
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又宣和畫
譜云滕王元嬰善丹青喜作蜂蝶朱景玄嘗見其粉本
御府所藏有元嬰蛟蝶圖則元嬰畫蝶似不誤愚案張
萱疑耀引唐張懷瓘書斷云畫蛟蝶者嗣王湛然也廣
川畫跋謂湛然善花鳥蜂蝶貞元四年任殿中監曾以
畫進唐朝名畫錄亦謂嗣滕王善畫蜂蟬燕雀驢子水

新義錄

卷八十四

伎藝

三

牛曲盡情理據此數說畫蝶事爲湛然無疑

清明上河圖作於宣政開之誤

一捧雪傳奇因嚴世蕃謀清明上河圖而作也

見傳奇演義類

吳寬匏翁家藏集云金燕山張著以清明上河圖爲張

擇端筆

擇端字正道東武人

必有所據至後人乃以擇端作於宋

宣政開今畫譜具在當時有如斯人斯藝而獨遺其名

氏何耶

清河書畫劄云相傳清明上河圖原係白描之筆至世宗時命畫匠能手始設色焉恐好奇之

談非確也

董思白容臺集曰是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

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乏耳

宋徽宗并不善畫

書目提要曰徽宗繪事世稱絕藝今觀鐵圍山叢談所載乃知皆畫院供奉代爲染寫非真自作實歷來賞鑒家所未言也

宋徽宗并不知畫

汪堯峰曰宣和畫譜二十卷前有徽宗御製序徽宗善繪事嘗置畫學所所聚畫士甚夥宜其工於賞鑒者也及考御府所藏有韓滉畫李德裕見客圖按新唐書滉事代德二宗德裕事穆敬文武四宗相距甚遠其爲膺新義錄

卷八十四

伎藝

齒

筆無疑又有李贊華畫女真獵騎圖贊華歸唐時契丹方與渤海相攻擊而女真部落猶未盛不應贊華有此畫恐亦非是然則徽宗之賞鑒殆與吳中好事相類其譜中所載豈亦真贗各半耶

朱子亦善畫

閩畫記曰文公親傳已像刻於徽州筆法衣摺深得道子家數今世尙有傳本

姚涑詆文徵明爲畫匠之誣

佩文齋書畫譜曰四友齋叢談載文衡山先生在翰林

爲姚明山涑楊方城維聰所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按徵明去官日有贈行序稱曰衡山先生而深惜其去則叢說所載爲誣妄

亡國之君多工畫

歷代名畫記高貴鄉公之蹟獨高魏代有祖二疏圖盜踞圖黃河流勢新豐雞犬圖傳於代又有於陵子黔婁夫妻圖又云梁元帝任荊州刺史畫蕃客入朝圖武帝極稱善又云隋煬帝撰古今藝術圖五十卷既畫其形又說其事張退公墨竹記墨竹肇自唐明皇圖書見聞

新義錄

卷八十四

伎藝

五

記南唐後主書畫兼精嘗觀所畫林木飛鳥遠過常流高出意外鄭椿畫繼云徽宗皇帝天縱將聖藝極於神妙體象形兼備六法獨於翎毛尤注意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衆史莫能畫史會要云徽宗尤善墨花石作墨竹緊細不分濃淡一色焦墨叢密處微露白道自成一家畫繪事備考金海陵煬王好寫方竹亦有奇致嘗遣使入宋藏畫工於衆中潛寫西湖圖歸國而繪已像於吳山最高處因有立馬湖山第一

峰之句

麻面見於正史 以下補

舊五代史慕容超傳超後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體黑麻面故謂之閻崑崙此麻面見於正史者

古人以痘爲熱病

俞蔭甫曰北史崔瞻傳 附崔暹傳云瞻經熱病面多癩痕按

此疑卽今之痘也古無痘名故但謂之熱病

麻面號天黥

俞蔭甫曰明徐渭青藤書屋集有郁君小像贊注云面天黥者其詞曰瓜匏白肥但可醜菹松柏多鱗乃中梁

新義錄

卷十四

伎藝

六

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按天黥當謂痘疤卽唐人所詠之面花也此贊詞意較滿面裝花更進有面花者得此生色矣

太素脈

俞蔭甫曰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太素脈法一卷序曰仙翁不知何地人隱陞峒常帶一籠丸藥出山救人更於指下決吉凶壽限時人神之後不知所終唐末有樵者於其石室石函中得此書以傳世按此太素脈所自始世之自謂通此術者亦或不知其所出也

終

